

我们家的“老伢子”

□ 潘万宝

里下河地区,人们往往把那种年岁越来越大,个性和言行却越来越像小孩的老人称为“老伢子”,也就是“老小孩”的意思。“老伢子”喜欢被家人惯着、宠着,且非常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他。故,他们时而有点幼稚和固执,时而又有点喜欢显摆和孩子气。今年八十九岁的老父亲就是属于这类“老伢子”。

父亲有时挺矫情。母亲十年前因病去世,留下了父亲一个人。我们本来准备把父亲接到城区来一起生活,但父亲留恋农村老家的生活环境,不习惯城市喧嚣,所以除了逢年过节愿意到城区和我们一起过几天,其余绝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老家生活。住在父亲隔壁的妹妹兼顾照顾着他,远在济南工作的弟弟隔一两天就跟他打电话。我因为工作较忙,较少跟他聊天。有时工作间隙,给他打个电话,跟他聊上几句,他就特别开心,马上就会告诉我的弟妹:“今天你哥给我打电话了,跟我谈了好长时间。”有时我和家属抽空送点菜回家,陪父亲吃个饭,我前脚离开,他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弟弟妹妹:“你哥哥和嫂子今天送了好多菜回来,还陪我一起吃饭,你哥哥和嫂子还夹了好多菜给我吃。”

父亲有时挺任性。2012年的一天,妹妹打来电话,说父亲腰疼得瘫在床上,连下床上卫生间都困难了。我赶忙驱车赶回老家,看到蜷缩在床上的父亲,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他却笑着说:“没事!躺几天就好了。”我问了家人是怎么回事,妹妹告诉我说,父亲腰椎已经疼了好一阵子了,他知道我当城管局长,忙着创建文明城市,妹妹他们好几次要打电话给我,都被父亲阻止了。就这样病越拖越重,最终走路都困难了。听了这个情况,我既埋怨,又心疼。当

天下午,我就把父亲带到了上海东方医院,找了在该院脊柱中心做主任的老乡,为父亲做了脊柱手术。由于父亲的倔强,不让人家告诉我,怕影响我的工作,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,导致腰椎神经压迫时间过长,术后虽然恢复了行走,但终究还是留下了后遗症。去年妹妹因为要到城区照看孙女上学,离开了老家。父亲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我跟父亲说要把他接到城区和我一起生活,好说歹说,他就是不肯。说家里有鸡鸭要养,还有狗子每天要遛两回。在老家每天还可以找邻居打打小牌。还说住在城里不习惯,房子太矮,院子不够大。外面车子太多,不安全。总之原因说了一大堆,就是不愿来城区跟我住。父亲每年只在除夕这天和我们住在一起,大年初一就让我们开车送他回去。他确实离不开生活环境舒适温馨的老房子,但考虑他毕竟年岁太大,一人在家不安全,所以我们准备为他找个保姆来照顾他。他听了后直摇头,又是不肯。说什么自己还能自理,一年花几万块钱浪费,等老了再说。没有办法,拗不过他。最后只能在老家的院子、厨房、客厅、房间等处安装了监控探头,安排远在济南的弟弟隔天跟他视频聊天,妹妹每天数次通过监控探头掌握父亲动向,我一有空就打开手机查看父亲行踪。直到今年,他感到行走有点不利索了,才同意我们为他找个保姆。

父亲有时挺执拗。去年,我通过监控发现父亲午餐没有什么荤菜,防止他一个人在家怕麻烦或舍不得吃,赶忙请厨师为他专门做了鱼圆、肉圆送回去给他改善伙食,哪知道好心办了坏事,连续几天父亲感到肉圆非常好吃,一不留神吃多了,胆囊炎发作引起胆源性胰腺炎,结果在市人民医

院治疗了九天才恢复。出院时医生关照他回家要少吃大荤。回家后父亲老实了一阵子,基本不碰大荤。一晃到了今年四月份,周末回老家陪父亲的妹妹打来电话,说为了给父亲增加一些营养,让他吃了一些风鹅,好像胰腺炎又复发了。我赶忙驱车回家把父亲接到医院,经诊断,真的复发了。和上次一样又住了九天院。出院那天医生又关照他回去少吃荤菜。结果回到家中,父亲再也不碰荤腥,连医生认可的可以吃的食物他也不碰,整天粗茶淡饭,荤腥不沾。保姆怕他营养不良,劝他吃点,父亲坚决不吃,说两次住院让儿子花掉了几万块钱;子女们既要花钱,又要烦神,不能再复发了。为了让父亲能正常饮食,确保营养均衡,七月下旬,我们把父亲“请”进了医院,把“罪魁祸首”——胆囊摘除了。

父亲有时挺显摆。父亲住院开胆囊,术前检查发现他心跳太慢,医生担心术中心脏骤停有危险。经过与医生反复沟通,医生同意父亲安装心脏起搏器后再视情手术。起搏器安装到位后,医生很快就安排为父亲摘除了胆囊。前后两个手术都很顺利。住院期间父亲喜欢和病友聊天,经常聊聊我们姊妹几个是如何孝顺,怎么有出息。当他知道安装的是最好的心脏起搏器之后,便跟病友开玩笑显摆起来:“我马上九十岁了,从六十几岁起儿女们就不让我种地了,就像退休职工一样,已经享清福二十多年了,满足了!心跳慢,哪一天一觉睡过去,心跳停了,自己没有痛苦,又不麻烦儿女,蛮好的。现在倒好,安装了个几万块钱的起搏器,能用十几年,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喽!”

常言道: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我和爱人两边的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家庭,但同辈的老人就只有老父亲一个人健在。我也经常和兄弟姐妹们说:父亲在,我们还有一个家,我们还有机会时常到父亲身边聚一聚,我们要呵护好这个“老伢子”,让他永远开心幸福,健康长寿!

除了侍弄这些小地块,妻子又盯上了一块废地。村前有座废弃的配电房,周围长着树,地上长满人把高的杂草。她扛着锄子、拿着镰刀去开荒了。锄净了杂草,拾走了断砖碎瓦,露出光光的一块地方来。她用大锹一排排地开穴,丢进蚕豆种,上面盖些烧大灶的草木灰。蚕豆苗在那里守候了一个冬天,还好,只有少数苗被冻死。今年春暖,蚕豆苗肆无忌惮地生长,开着黑紫的花,结着长荚的果,每个荚里卧着两到三枚蚕豆宝宝,肥嘟嘟的。那里的蚕豆着实让我们吃了好几顿。吃着吃着,有的蚕豆嘴子乌黑了,就留种。

收了蚕豆,到了栽瓜苗点黄豆的时候。妻子在那里栽了三穴番瓜苗,又打几个垄子栽山芋苗。番瓜、山芋都是藤蔓植物。过一段时间,山芋藤长长了,她就翻一次藤,以阻止它们疯长。番瓜不翻藤,她也有事情做,除了拔除杂草,还要去“套花”,就是人工授粉。夏秋之交,我们吃上了那地方长的番瓜。白露秋分节气,番瓜出现了颓败之势,妻子又要去拉瓜藤,腾出地方点蚕豆,让庄稼轮回生长。

拾掇这些小地块,既活动了筋骨,又有收获。

用什么形式庆祝丰收节不重要,重要的是用好我们身边的土地资源,让每一寸土地都发光,会说话。

小上海

□ 张爱芳

人因为不同的爱好而分圈,同一个圈里的人便成了友。一起搓麻的叫麻友,一起喝酒的叫酒友,一起跳舞的叫舞友,一起写文章的叫文友。小上海是跟我一起打乒乓球的,因此我们成了球友。

初到健身房乒乓球室时,我的心里是怯怯的,那里都是男士,且都是高手,很多人都是球馆老会员,要知道没有一定的水平是不会到球馆去打球的,去球馆的都是练家子。为了有球打,我腆着脸跟高手过招,高手们却不过我的面子答应跟我过几招,很快我自己就不过意了,因为水平悬殊,球接不到第三板就掉了。此后,我常常只有观战的份。

一个偶然的时间段我认识了小上海,他是和老秦、小黄毛三个人成一个小群体在一起打球的,他们的球技也并不高,显然跟那一帮高手玩不到一起去,于是他们三人独立形成了小团体。大概是看到我经常混迹于乒乓球室,也看出我喜欢打球却没有球友,他们便热情招呼我一起加入他们打球的小队伍。打了几次后,从他们互相称呼中,我知道了他叫小上海。他们也知道我是老师,也不问我姓什么,只喊我老师,只要看到我去,小上海便提议开球,“开球带老师一起打。”他说。

小上海每天早上跑两万多步,晚上到健身房来练完器械就打球。这样的运动量导致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。他个头很小,黑黑的皮肤,打球时总是穿一件钢笔水蓝色的紧身背心,那背心将他的腱子肉凸显得很到位,给人感觉就像一只大牛蛙,很可爱的样子。跟小上海打球很快乐,因为他很喜欢笑。连续接到对手几个球时,他就会得意地笑,笑声呵呵呵呵的,有点尖细,然后发球之前他会笑嘻嘻地说一句:“来了。”以提醒对方注意他的发球。当对手发球他连续两三个接不住时,就会边捡球边叽咕:“怎么回事啊?”然后化解尴尬似的嘿嘿一笑。他那“怎么回事”有一股浓浓的特有的个人特色。时间久了,我们便模仿他,失球时也大声说:“怎么回事啊?”他便笑,我们也笑,笑声随着乒乓球上下跳跃。小上海是浙江人,他打球时叽里咕噜声中,我只听懂“来了”和“怎么回事啊”,其余就听到尖细的自言自语声。

小上海的耐力很好。他从开始打球,总要打到最后一个,我们有时说他打不死,他也不恼,反而开心地一笑。他打球也不挑人,无论谁跟他打,他都愿意,都打得很认真。打球的间隙他也不闲着,腿成弓箭步站立,拿着球拍在练抽球姿势,练得多的是反拍抽球。他看老秦反拍抽球很自如,很是羡慕,对自己不会反拍抽球一直耿耿于怀,一直不能思考出究竟是“怎么回事”。他很投入地练着,也不管别人投来的好笑的眼光,他搞怪的样子常常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快乐。

小上海球技进步很快,因为他有坚韧不拔和越挫越勇的精神。只要遇到跟高手过招的机会,他就立即迎上去,不管对手将他打得如何落花流水,他都毫不气馁,一次次地捡回球,眼神更笃定,态度更认真,专注地盯着对方球拍,以判断上旋球还是下旋球,嘴里还为自己鼓劲:“要接住。”这时候我们在边上说笑话,他也没心思回应了,一心只盯着对手,只顾着想招架方法。

小上海打球很有绅士风度。每次跟我打球时总是主动站到捡球较远的球台边,让我站靠近墙的一边,捡球比较省劲。有一次我看他衣服全汗湿了,知道他打得时间长了,就主动要求我站捡球较远的那边,让他站靠墙的一边,可是他仍然坚持让我站靠墙的一边。乒乓球室里男士们打球总喜欢赤裸着上身,唯有小上海背心汗湿透了也不赤膊。

一次闲聊中老秦告诉我,小上海是个大老板,身价上千万,南京、上海都有房子。其实在这里,大家都不关心官多大、钱多少,甚至连彼此的姓都不关心。这里,只认球技高低。小上海明明是浙江人,为什么被喊成小上海,我们也不关心,只是一个称呼而已。

我家的丰收节

□ 秦一义

子试着将草堆地改种上玉米。家里没有种过玉米,她跟人家学经验,先是开沟,让泥土晒几天太阳,消毒杀菌增肥力,然后施肥,将事先育好的玉米苗栽进沟里,浇几次水,玉米苗天生肯长,几天工夫有尺把高了,嫩绿的长长的叶子,随风起舞。壅过根,原来的沟沟不见了,半人高了,第二次壅根,玉米苗的行子反而高过行子以外的地方了。妻子说这样防倒伏。上一爿化粪池中的粪水,买了呋喃丹抓进玉米苗的喇叭口里。玉米苗长势一天一个颜色,非常发旺。

想不到今年夏天遇到了少有的高温,正当高温38℃左右的时候,草堆地上的玉米苗开始扬花了。我曾听说过,气温过高对玉米授粉极为不利,心想,坏了,到时候要掰空棒子了。高温少雨挡不住,人该做的事还是要做,妻子又钻进玉米棵里,撒施复混肥,拉水管子往根部补水……最近收玉米,剥开一个个棒子的外衣,个个都排列着满满的玉米粒子,整整齐齐。妻子也咧开了嘴:“想不到收成这么好。”几厘小地块,收获百多斤玉米,我们老两口很有成就感。

坐骑太辛苦,终于罢工,漏油送到修理厂,这几天出行得靠公交车。

太久没有坐高邮到扬州的公交了,老徐心细,头天就帮我算好时间,到站乘哪路车,路线规划得妥妥的。人是个奇怪的动物,有了依赖就不动脑,我其实也是经常出差,飞机高铁地铁从没有闪失,连走路都是跟着高德软件,这从高邮到扬州,看到规划图心特别安,也不想再看地图了。

今晨,风微凉,空气清冽,一呼一吸间感觉极舒服。坐公交的坏处,就是只能到指定地点,好处可太多了:上车可以睡觉、看书、刷手机,脑子不紧张,看看周边的风景。今天难得坐个公交车,就享受下清闲吧。

上来几个大学生模样的,说是到扬州秋游去。不禁想起小学阶段每年的必修课——春游,实际是去烈士陵园祭扫。一天来回,天麻麻亮就出发,排着长长的队,那时没有汽车就靠两条腿跑。去时兴奋

难得坐回公交车

□ 郭荣

呢,把前一天准备的零食交换着吃。所谓零食,无非就是金刚脐、蚕豆、黄瓜之类,回头没了吃也没了劲,两条腿拖着走,浑身快散了架。几个骑自行车的老师,把实在走不动的学生,一前一后带着,骑一段再让走一段,回头再带。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伴实在走不动了,看到桥洞钻进去歇脚,躺下就睡着了。到学校一数人头,急得几个老师赶紧出动,骑车来回回到在路上喊,有没有生气已经忘了,只记得校长连说了几遍:找到就好找到就好。

途经郭集镇,上来一位老奶奶,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放地上,坐下位置就掏手机:小兔子,我上车了,你过半小时到站上接我,乖乖,奶奶搬不动了,又是菜又是

瓜,还有芋头,太重了……就起床哦,我刚上车,半小时到哦……手机一放,一脸无奈,孙子爱睡懒觉,早点叫起床,还嫌烦,唉……

上来一对老夫妇,手袋里拿出病历和拍的片子讨论着,看一会片子又商量到站怎么走,无疑是去看病的。

一对小年轻,牵一小孩子,一上车这小孩子就唱个不停。年轻的母亲一会就靠在窗户边,说晕车。小孩子立即停止歌唱,学爸爸样子拍着妈妈后背。想起儿子年幼时,我们一家三口去南京红山公园玩,坐在公交车上,我晕车厉害,吐了好几次。儿子说:妈妈,你又拉啦。他连吐和拉都还分不清。一车人大笑,我边吐边笑着。真是奇怪得很,以后很少晕车,即使有点晕,马上会想起这事,总是想笑,就不晕了。

开车会错过沿途很多风景,也无暇回忆过去,坐公交车恰好弥补。

启航

□ 晓华

梦想要启航	梦想已启航
忘却所有烦恼与惆怅	我们要去搏击风浪
不要因为患得患失	只要心中充满快乐
而彷徨	与希望
理想会为我们指引	胜利的喜悦一定能
方向	够品尝

梦想要启航	梦想已启航
抛弃一切浮躁与沮丧	风雨怎能阻挡前行
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迷茫	的方向
成功会与我们一同飞翔	前方明媚灿烂的阳光
	是我们迈向新征程的无穷力量